

“世界读书日”系列报道之一

高墙图书馆：书香满园正心化人

本报记者 赵征南 通讯员 洪海龙

今天，是第22个“世界读书日”。从今天开始，本报将推出三篇“世界读书日”系列报道，第一篇为您讲述高墙内服刑人员的读书生活——监狱图书馆的阅读故事。

监狱图书馆是专门为服刑人员服务的图书馆，它肩负着对服刑人员进行政治、思想、法律、道德、文化和技术教育的使命，对其在服刑期间的思想转化、恶习矫正、知识传授、技能培养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服刑人员如何才能读书？喜欢读什么书？加入“全民阅读大军”对服刑人员、对监狱、对整个社会，又有着什么样的积极意义？日前，带着上述问题，记者走进安徽省图书馆合肥监狱分馆。去年，它还获得省“优秀图书分馆”的称号。

合肥监狱党委书记张卫表示，合肥监狱历来注重“以文化人”，把阅读作为监狱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抓手，在服刑人员中积极营造“把刑期当学期”的改造氛围。“根据司法部一般性规定，监狱应当设立图书馆（室）。我们正在努力，让每个监区、每间监舍都能成为图书馆（室），让读书成为服刑人员监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他说。



监狱图书馆有很多励志类的书。

赵征南摄



上图：以图书馆为依托，合肥监狱的部分监区也建立了自己的图书室。左图：监区宣传员在图书馆借阅书籍。（除署名外，均周欣伟摄）

跌倒了千万别趴下

从监舍走到图书馆所在的合肥监狱管教科大楼，不到10分钟，但刘润心还是耐不住急切的心情，这段路程，他总是想拼命地加快脚步。

早上9时，刘润心准时出现在合肥监狱图书馆的门口，他又来替自己和同监区狱友借书了。在民警的监督下，他和其他几名宣传员开始选书。刘润心径直走向书架的第一排，那是励志类书籍的聚集地。他先抽出了一本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，他最喜欢的一本书。每一次来借书，他都习惯把这本书推荐给新来的狱友，以亲身经历，鼓励他们通过读书，走出绝望的阴霾。“在我一生漫长的黑夜里，我读过的和人们读给我听的那些书，已经成为了一座辉煌的巨大灯塔，为我指示出了人生及心灵的最深的航道”。在我刚入狱的迷茫期，是书中的一席话让我“跌倒了，别趴下。”刘润心说。

根据规定，只有宣传员，才能和民警一起，来图书馆借书。而只有积极分子（服刑人员中的积极分子），才能做宣传员。从入狱时不愿与狱友相处，整天晚上哭湿枕头，在悔恨中沉沦的颓废人，到今天充满希望和盼头的自己，刘润心认为，励志书在这种转变中发挥了巨大的能量。

最开始满是不满情绪的不止刘润心，图书馆管理员常正心也是如此。2011年，常正心还身兼某集团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、地产公司董事长等职务。当年2月，他被限制自由。2012年，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。2013年4月，入狱服刑的他，进入监狱图书馆，协助民警对图书分类和借阅进行管理。

“刚入狱，我的脑海中同时有两个想法，一个是‘19年后我都快80岁了，我估计活不到那时’，另一个是‘我一定要活着出去，哪怕只能再陪家人两年’，两个想法不断碰撞。是读书，让我坚定了改造重生的信念。”常正心说，“在监狱里，我第一次静下心来完整看完一本书。之前，领导办公室都配有高高的书柜，里面的大多数书从未翻过。或许当初多翻几次，也不会有

如今这个下场。”

“对刚入狱的服刑人员来说，读书非常重要。”合肥监狱政治处副主任甘子牛说，“人生中恐怕没有比坐牢更大的低谷。要提高教育改造质量，首先就要让服刑人员走出那种‘看不到希望’的情感。读书不仅是让他们有事做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更关键的是，一本励志书中所蕴含的正能量可以让他们先把头抬起来，寻找黑暗出口处的亮光。所以，图书馆对励志类书籍有所侧重。”

在服刑人员中，很多人都只有小学文化水平，或者更低，这对阅读产生了巨大的障碍。在引导服刑人员读书学习上，三监区教导员杨耀宇曾走过弯路。2013年，正在筹划建设“徽”文化试点监区的杨耀宇，在监区内提出“一年读50本书”的要求，希望服刑人员多学些知识。可很快，他就在监区闻到了畏难气息：“太难了，看不懂。”“字都不认识怎么读？”杨耀宇想让他们坚持读下去，就将每天晚上7点半到8点半设置成读书时间，强制读书。很快，这种坚持引起了一个尴尬。

那一天晚上，杨耀宇带队检查读书工作，一名服刑人员的举动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静静地走向这名犯人，问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在看书。”那人回答。此时，其他服刑人员顿时哄堂大笑：“你书都拿倒了。”“文盲拿倒书”这件事让杨耀宇警醒，其实形式主义没有意义，读书活动还应当讲究实效，根据各人的条件，量力而行。

“读书教育的作用是非常大的。我们三监区成立时间不长，刚组建时收监的都是在其他兄弟监区表现较差的犯人，可去年的评估，我们已在监区评比中名列前茅。”不过，杨耀宇也坦言，目前的读书育人或者说文化育人遇到了一个新难题——服刑人员年龄层次的变化：90后犯人逐渐增多，有一部分人存在胆大妄为、抗挫折能力差等特点，过去的那些方法还能不能“化心”是个疑问。对年轻一代服刑人员的教育工作，仍需进一步探索。

从“目不识丁”到“出口成章”

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服刑人员而言，从接近于零开始学习，并不容易。

如何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？合肥监狱每年都会开设狱内学校，利用多种手段鼓励文化水平低的服刑人员学习。其中，用“身边人，身边事”的典型事例来言传身教，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二监区的王养心，就是监狱读书学习方面的一个典型。

1988年出生的王养心小学时原本是学校的尖子生，成绩从未跌出过年级前十名。8岁时，他原本幸福的家庭出现裂痕，父母离异，自己随父亲生活。那时，他一直觉得，父亲亏待了母亲，因此，什么事情都跟父亲对着来。渐渐地，王养心成了父亲口中只会打游戏的“坏孩子”。当他看到父亲带着另一个女人回家，终于下定决心，辍学出外“闯荡”。

最初，他在溜冰场、网吧等娱乐场所帮人“看场子”。“老板让我玩，又管我吃喝，有时还发零花钱，当时觉得日子混得还不错。”他说，“后来，认识一个家里开餐馆的姑娘，谈了三年恋爱。眼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我就问爷爷奶奶要了些钱，开了家烧烤店，逐渐有了些积蓄，准备跟女友订婚。”

谁知，王养心明儿开着烧烤店，背地里却利用曾经“看场”的“资源”，做着帮人销赃的勾当。有一天晚上，几个哥们儿喝得兴起，便跟王养心提出，要干点刺激的事情。趁着醉意和冲动，他参与了抢劫案件。在看守所时，女友来看过他，说了“我等你”。可是，王养心里明白，对于难逃铁窗生涯的自己而言，“等”这个字是多么沉重，又有多么飘渺。最终，他主动放弃了这段感情。

“那是我目前为止最黑暗的时刻。多亏了监狱民警，他们鼓励我多读书，让我参加自学考试。我当时都傻了，监狱里犯人还能自考考？”王养心说。

他开始重新思索自己今后的人生，

与其荒废10年，不如努力提高自己，落脚点首先就放在提高文化水平上。“过去在外面混，说话总是觉得声音不大，不带点‘口头禅’，就不像是自己。”他说，“进来之后，身边有很多有文化的人，他们有的虽然也犯了罪，但是谈吐之中绝不会让你产生厌恶感，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。”

他先是从监狱图书馆借书，可是太多生字让他的阅读十分艰难。当宣传员从图书馆借书回来，其他人无比兴奋，可王养心却十分失落。民警了解后，给他送去了一本新华字典。他除了边查边读，还自创了一套抄书认字法：比如“馨”，他先写下拼音，接着抄字，记住其中最常用的意思，再抄下常用的几个词，一个词抄5到10遍。从2013年到2015年，两年间，他所使用的软面抄、硬面抄，还有废纸，堆在一起的高度约有一米。不知不觉间，王养心有了一丝成就感：一些初中、高中文化水平的人不认识的字，都会找王养心请教，他的回答，从“你不认识，我怎么可能认识”到“这个我知道”。

之后，王养心发现，几乎所有与文学相关的书，他都会喜欢。于是，他不光从图书馆借，还用掉了大部分生活资金来购书，学习古文和诗歌的写法，到现在，竟然能够做到“出口成章”。他表示，现在在图书馆中的诗歌集，除了阅读朗诵，他还能思考，并试着写下几句点评。

从小学三年级就辍学，刚入狱时在图书馆借阅的多数书籍都难以“下咽”，到如今，不仅看得懂书，还是一个在安徽监狱系统内小有名气的服刑犯诗人，王养心的坚持有了回报。现在，他是省内外多家监狱杂志的会员，诗作经常发表，而很多刊登其作品的杂志，同时又是监狱图书馆的馆藏杂志，成为热门借阅书目，激励着其他服刑人员改造和重生。

出狱了还得当家的顶梁柱

合肥监狱图书馆于2013年成立，由监狱提供场地和设备并负责图书借阅工作的日常管理，省图书馆负责图书更换以及相应的业务指导与辅导工作，按照图书馆管理和服务方式免费向服刑人员提供借阅服务。图书馆总面积近300平方米。置放2万余册图书，服刑人员年均借书约7000册。

这么多书，服刑人员一般喜欢读哪些类别呢？合肥监狱政治处副主任甘子牛表示，根据初步观察，在服刑人员的借阅习惯方面，文化水平高的喜欢读名人传记、经营管理、中外历史等书籍，不少年轻罪犯还喜欢读与马云、马化腾等人相关的书籍，而文化水平低的喜欢读玄幻小说或者官场小说。不过，有一类书，大家都喜欢读，无论是老人、年轻人、博士文化水平还是小学文化水平，都喜欢读些家长里短的家庭类书籍，看着别人家的夫妻关系、婆媳关系、子女养育，很容易身临其境，思考自家的境遇。

像王养心那样，在服刑期间失去爱情或者亲情的人，不在少数。我们遇到过，妻子突然不再给狱中的丈夫回信，并带着孩子搬了家，从此音信全无……在监狱，几乎每个月都有离婚的案列发生。”合肥监狱教育科科长许磊说。

“家庭离我们很远，又很近，是我们最难念，而又最无奈的东西。因此，在服刑人员之间，谈家庭变故是禁忌。”刘润心说，好在，他遇到了一位不离不弃的好妻子。

因盗窃罪入狱服刑之前，26岁的刘润心已经和妻子育有两个女儿。“下队”时，玩心过重的他一下子傻了，第一次有了“家庭顶梁柱”的责任感：谁来照顾自己的父母和妻儿，他怕妻子离开他。

“妻子见到我就撂下一句话，‘等着你’，然后就回去照顾老人和孩子的生

活。而我的爷爷经常来看我，给我鼓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说了一堆话他也没回答我，他临走前说了一句‘爷爷耳朵听不见了，可一定会坚持到你回家’。”刘润心说到动情处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“家人都没放弃我，我怎能放弃自己。”他一时间就看书，希望自己能平复下来。现在，他已经开始规划出狱后的生活：要当家里的顶梁柱，弥补对家人的亏欠。他又从图书馆借来几本养殖学专业书，准备将来出狱后回到农村，勤劳致富。

张育心从图书馆借的最多的，则是有关自考的书。1990年出生的他，曾经也是一名尖子生，考入了市重点高中。“在我当时的人生规划中，读到初中已经足够，我已经能走向社会了，于是就辍学打工。”张育心摇了摇头，颇感后悔地说，工作刚满一年，17岁的他就失手伤人闯下大祸。

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光明之路，让他重新有了生活的勇气。第一次报考自考时，他甚至紧张到填错身份证号，而遗憾失去机会。之后的第二次尝试，他更加努力，在狱友们纷纷休息的时候，他仍然将自己沉浸在复习书籍中。这份坚持是值得的，从2013年起，他已取得11个专科类单科结业证书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最早明年春天，他就能完成剩下6门科目，取得自考大专文凭，圆上那个曾经主动放弃的“大学梦”。

他的“野心”还不止如此，拿到专科文凭后，他还要报考自考本科。

要是刑满释放前本科没考完怎么办？那不是白报名了吗？“我参加自考不是为了争取好的狱中表现，就是想实现大学梦。即便在监狱里没考完全部科目，我出狱后仍会像如今一样坚持，把本科文凭拿到手。”张育心说，“关于未来，我相信，只有知识，才能改变我的命运。”

（文中服刑人员名字均为化名）

专家访谈

让监狱服刑人员有更多文化获得感

——访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贾洛川

文汇报：我国的监狱图书馆（室）发展状况如何？

贾洛川：根据2012年时任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时公布的数据，我国监狱数为681所。按照司法部的要求，监狱应当依照规定设立图书馆，因此可以说，全国各个监狱都设有图书馆（室）。

目前我国监狱图书馆（室）是监狱图书馆（室）发展的最好时期，特别是近几年来，“全民阅读”多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，极大地助推了监狱图书馆（室）的发展。监狱图书馆（室）的藏书量、图书类别不断增多，环境也不断改善，不少监狱图书馆实现了管理信息化，同时电子书也进入监狱。

文汇报：监狱图书馆有哪些类别？

贾洛川：一般来说，在监狱层面，条件好的监狱，会设立监狱图书馆，有些有困难的监狱，会设立有监狱图书馆室；在监区层面，都有供罪犯阅读

的监狱图书室。改革开放以来，阅读服务形式日趋多样，除了流动图书站、图书流通站、读书基地外，部分公共图书馆尝试以分馆形式在监狱中设立图书馆。毫无疑问，这是监狱图书馆（室）建设中的一大进步，较之其他阅读服务形式，它克服了临时性、流动性等缺点，更具持久性和规范性，体现了层次上的提升，期望今后在这方面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些，有更多的公共图书馆加入进来，对监狱的覆盖面更广一些。

文汇报：您认为读书对监狱服刑人员有什么意义？

贾洛川：无论是传统的许多圣贤的观点，还是从现代监狱理念上看，人是可以教育的，犯了罪的人也是可以教育的。在监狱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中，读书是重要的抓手，读书可以转变思想、净化心灵、增长知识、提高技能、抚平心态，无论是对罪犯本人，对监狱管理，还是对全社会，都是一件好事。特别是心态方面，服刑

人员进入监狱，就相当于落入人生中的最低谷，很多人度日如年，绝望、抑郁、悲观。此时，通过读一本有质量的好书，就等于是一股清泉流进他的心田，于潜移默化中注入正能量，鼓励其以积极的心态在监狱“把刑期当学期”，开始新的人生。

文汇报：这些年，在监狱服刑人员中开展的读书活动越来越多，您对这些活动有何建议？

贾洛川：开卷有益，组织开展经常性的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是一个方向，有好处，以文化人、以文润人、以文育人，让服刑人员有更多文化获得感。但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，区别对待，千万不能一刀切。毕竟，监狱服刑人员中文化水平参差不齐，博士学历和小学文化水平都有，有的甚至是文盲或者接近文盲。对于文化水平高的，可以鼓励在书单管理范围之内自选书籍，自学提高；对于文化水平低的，应该对其进行专业的读书指导，

按照其个人能力，读适合自己的书。不要笼统地规定所有罪犯都必须读一样的书，定期读完多少本书。要讲求实效，不要搞形式主义。

文汇报：未来，我们在监狱图书馆建设方面，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提高？

贾洛川：监狱工作社会化是司法部对监狱工作的明确要求。在监狱图书馆（室）的建设上，以开放姿态利用社会资源很有必要，这不仅限于图书资源与公共图书馆的融合，还包括人力、活动等全方位资源的融合。监狱需要图书馆工作人员，以及文化界名人走进大墙，开展各类活动，可以指导服刑人员如何好读书、读好书，如何写读书心得；开展知识竞赛、举办读书报告、读书演讲等活动，这些会比民警做得更为专业。也可以组织表现好的服刑人员走进公共图书馆参观，这对他们的“重生”而言必定是极大的鼓舞。至于监狱图书馆（室）建设社会化的安全问题，无论是上述的哪种“走进”，管理上只要跟上去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除此之外，监狱图书馆（室）还可在增加藏书规模和图书种类、提升硬件质量、健全管理机制等方面进一步优化。



三监区的图书角有一个“书字形”书架。